



陳金波舞台藝術

重慶出版社

陳全波琴臺藝術

陳全波述

羅明常 凌澤久等整理

重 慶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慶

书名题签：孙先余

封面设计：唐立阳

摄影：谢奇

陈全波舞台艺术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开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375 插页6 字数96千
1983年2月第一版 198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8114·23 定价：0.58 元

前 言

这本书的内容是著名的川剧丑角表演艺术家陈全波同志的经验谈，主要就《做文章》等七个戏的表演和其他艺术见解，论及有关川剧丑角的表演艺术。就实论虚，既总结传授经验，又为川剧表演理论的研究提供材料。书中谈到的七个戏，或袍带丑，或襟襟丑，或褶子丑，或文或武，或老或少，包括了川剧丑角的主要门类。这是陈全波同志在五十多年艺术实践中反复磨练出来的拿手好戏，对于川剧演员和戏曲艺术研究者，将起到学习与借鉴的作用。

陈全波同志对川剧丑角艺术造诣很深，别具一格，向为川剧界和广大观众所称道。他是四川省蓬溪县板桥乡人，一九一二年农历十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喜爱川剧，十四岁随班学艺，十六岁正式入亦乐科班。由于他尊师重道，刻苦好学，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出科后，搭班演唱于川北、川南城乡，三十年代中期入成都，拜名噪川西的芮炳章老先生为师。当时的蓉城川剧舞台，名角如林，群星灿烂，纷陈绝艺，盛极一时。在这种群芳竞艳的艺术天地中，陈全波既得名师精心指点，又有众多可供观摩学习的师友，使他的技艺日益精进，声名遽起。一九四八年载誉返川北，加入南充平化剧社。解放

后，他与三十年代以擅演“时装川戏”而驰誉全川的生角周海滨同志，相继任南充地区川剧团团长。旧社会的种种苦难酸辛，化作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热爱，使他在政治上、艺术上锐意进取，于一九五七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积极磨砺，力求以精湛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五十年代在省委主持下随四川省川剧团赴京演出，与其他川剧名家在中南海怀仁堂献艺。他演出的《做文章》、《百寿图》等戏，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赞赏，得到全国文艺界和戏曲界的推崇，共同为川剧赢得了声誉。

陈全波同志在青壮年时期，以演袍带丑戏而成名，老年多演襟襟丑戏。他在舞台上塑造的人物，如徐子元、余彪、曹操、须贾、杨广、程咬金、万安等，都是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特别是他的“娃娃腔”，尖而不薄，刚柔相济，韵味悠悠，高亢苍凉中有浓烈的童稚气；他的表演活脱圆转，细腻多姿，妙能传神的舞蹈身段与眉眼指爪，都具有艺术形式美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五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使他悟出一个道理：作为演员必须有扎实的表演基本功，并要严格遵守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使用技巧，方是创艺之道。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练功从未间断，即使在十年内乱中，他也钻到防空洞里去练功；而今年逾古稀，仍然顶霜披雾，日日踢腿下腰。同时，他还坚持天天读书看报，提高思想认识和文化素养，以增强对社会生活和各种人物的洞察力。他曾说：“丑角戏要使观众笑，笑了以后，对美人美事更爱，对丑人丑事更恨。”

陈全波同志能在川剧丑角如林中别具一格，是他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勤学苦练的结果。他不止一

次说他的艺术是“偷”来的。这个“偷”字，一方面道出了旧社会艺人们为了饭碗，互相封锁，绝艺独传的酸辛；一方面表明了他对川剧表演艺术的锲而不舍、刻骨铭心的汲汲追求。“梅花香自苦寒来”，足以写照。同许多艺术名家一样，他善于向别人学艺，也乐于以艺授人，培育后代。在川剧界，受过陈全波同志指点的门生弟子不少，其中有的已成名角。他还多次去陕西等地讲学，加强了兄弟剧种之间的艺术交流。

这本书中所谈的内容，远不是陈全波同志表演艺术的全部；但是他的个人艺术经验谈，属于一家之言。南充地委很重视记录整理陈全波同志的表演艺术经验。地区文化局在地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在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川剧院的帮助下，和派来协助此项工作的胡度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于一九八一年三月组成了《陈全波舞台艺术》一书的记录整理小组，由陈全波、罗明常、凌泽久、谢奇（摄影）等同志参加。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并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这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其中胡度同志两次亲临南充，从拟定编写提纲，到搜集、整理材料，都一一具体安排，与陈全波和编写小组的同志，日以继夜地工作，对每篇文章，亲自修改加工，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们根据书稿完成的实际情况，曾建议胡度同志应参加署名，但他婉言谢绝了。这种不为名利，无私协助和传、帮、带的可贵风格，在振兴川剧的事业中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在此我们一并感谢。

谢光瑶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目次

前 言.....	谢光瑶
在逼字上出戏.....	(1)
——演《做文章》的体会	
不打不相识.....	(10)
——演《余塘关》中余彪的体会	
攻心斗智巧为高.....	(19)
——谈《议献剑》的表演	
市侩之徒市侩象.....	(33)
——谈《跪门吃草》及须贾的表演	
我演杨广.....	(41)
——谈《隋宫乱》的整理与演出	
瓦岗英雄的本色.....	(53)
——我怎样演《百寿图》中的程咬金	
丑而不俗话万安.....	(60)
——关于《黄沙渡》的改革	

艺事杂谈	(70)
奇与理	(70)
丑而不丑	(72)
劲往哪里使	(74)
由《拜新年》说到灯戏	(75)
刘怀绪与时装戏	(78)
打不湿扭不干的贺其卷	(81)
锣鼓半台戏	(83)
川丑脸谱与画法 (附川丑脸谱十幅)	
.....	(85)
川丑主要基本功简介	91)
艺术生活见闻	(105)
书后谢语	陈全波 (132)

在逼字上出戏

——演《做文章》的体会

—

早年川北河的丑角老前辈贾玉山，《做文章》（弹戏）演得好。我在科班时看过他的演出，很喜欢这个戏，也很佩服贾老先生的表演，可惜当时我没把这个戏学到手。后来辗转到了川西坝，与“升平堂”出科的李生玉师兄同班，见他有这个戏，我便向他请教，请他给我唸了这个戏。从那时算起，我演《做文章》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了。听老师们说，《做文章》是大幕《黄草坡》中的一折戏。大幕《黄草坡》是个啥样子？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过。

《做文章》可以说是个讽刺喜剧。它以有趣的情节和生动的语言，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的宦门公子——徐子元。他“父在朝官居一品，母乃诰命夫人”。他年龄不大，也就是十六七岁，由于封建家庭的教养，到成人未成人，到懂事不懂事，虽然未脱娃娃的稚气，却已学了几分公子的派头。他不想读书，也读不进去，整天胡思乱想，自以为聪明而实际愚蠢。他认读书为

遭罪，视书斋如牢房。他感兴趣的只是：按麻拐拐，逗小丫环玩耍，找张家姐儿、李家妹儿胡闹。因而，“南瓜大的字，认得几箩筐”，是个到瓜不傻的要公爷。

我会演徐子元应掌握以上的性格特点，注意分寸，不能演油了，演流了；如果把他演成旧社会中二流子那类人物，或者把他演成老于眠花宿柳的恶少，恐怕就不像徐子元了。所以，我在表演时运用了一些娃娃丑的指爪、身段，突出他的年龄特征和娇生惯养的情性，就是从这个理解出发的。

川剧表演，很讲究演出人物。同是宦门公子，徐子元不同于《望江亭》中杨衙内那样作恶多端的坏人。同是穿红褶子、戴桃儿巾的角色，徐子元也不同于《胡珪闹钗》里狡黠多诈的胡珪。为什么徐子元要穿红褶子呢？按习惯的说法，红为上色，舞台上穿红褶子一般表示其出身显宦，家资富有；穿青褶子或蓝褶子一般多为贫穷寒士。徐子元有点斯文的外表，掩盖不住他那草包的本相。而他的仆人单非英，却是个有才有貌、聪明灵活的年轻人。他的书僮，既莽撞，又调皮。剧中这三个人物，互为对比，各具性格，写得生动活泼，嘲笑了徐子元的不学无术，也肯定了单非英的聪明才智，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封建教育制度的腐朽性和宦门子弟的丑态，对于今天的观众仍然有趣和有益。

我演这个戏，根据剧情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做文，第二段是招亲；招亲也是做文情节的延续和发展。徐子元做文时受逼，招亲也受逼，好比是赶鸭儿上架，逼得他很恼火。父母逼他做文，他逼单非英代做；再逼他送文过江，对文招亲，他还是逼单非英去当替身。一个“逼”字，贯穿了戏的情节和人物行动，所以我在表演上也就紧紧抓住这个“逼”字，在“逼”字

上出戏，也就不会杀偏锋了。

二

第一段做文，开头就是四句[字字双]，徐子元给自己画了一个像：

头戴一顶花花巾——崭新。

身穿绫罗色色新——光生。

三年读完一本《百家姓》——聪明。

方知家父叫令尊——官称哪官称。

过去在私塾里的蒙童，只需一至二月即能读完的《百家姓》，徐子元却费了三年时间才读完，而且只学会一个名词：称父亲叫令尊。把愚蠢认作聪明，使徐子元闹出不少笑话。他见新买来的家奴单非英，见得来礼，倒得来茶，便大为惊奇，说：“你本事真大！”宦门公子错把无知当有知的优越感，给徐子元造成了特殊的错觉与可笑的逻辑。他对读书毫无兴趣，坐在书房实在无聊，于是讴起了小曲，唱[昆曲·小开门]：

愁闷难消解，

好叫人头难抬。

莫不是玉英到，

亲身与我送茶来……

正事不做，邪而有余，他想起经常被勾引的小丫头。这总算是一段铺垫，下面便进入了做文。

书僮前来禀事：老相爷的门生试官中书大人出京，特来参拜老夫人，先留下题目一道，要公爷照题做文，以便日后赴考。书僮禀事这段话，要说得前慢后快，快而不乱，既要使观

众听清楚，又要便于徐子元做戏，使观众看清他的反应。当听到要他照题做文时，身架子一下就垮了，脑壳也搭起了，哭声哭气地说：“把题目搁在书桌上。”书僮转身再打招呼：“公爷，做文啰！”徐子元正没好气，搯了书僮一个袖头子，右手把水袖一抓，从右到左划过，嘴里连说：“去去去。”书僮对徐子元相当了解，见他那副尴尬相，背转身来说：“我看哪里是叫他做文啰，明明是逼牯牛下儿。”这是一句点题的话。书僮走后，徐子元把母亲埋怨一番：“我好不聪明的老夫人！我好不晓事的老太太！你儿有什么才学？做得来什么文章？哎哟，只怕今天要逼死人啰！”第一次把“逼”字带了出来。这时，单非英端点心上来，见徐子元闷坐不语，便问道：

单非英：公爷何事烦闷？

徐子元：哎哟，公爷都不好啰。

单非英：待我去请个医生来与公爷治病。

徐子元：哎，公爷不是患病，有件事情把我逼来不好了。

单非英：什么事？

徐子元：你家老夫人叫公爷照题做文。

单非英：做文？做就是了嘛！

徐子元：做文嘞，公爷又何尝不能做文，只是用了心，要多少人参汤才补得起哟！

单非英：题单在哪里？

徐子元：在书桌上，我还没有看。

单非英听到这里，差点笑出声来。心想：你看都没有看，就晓得做不起呀？但他还不明白，对于徐子元来说，看不看题单都是一样——做不起。当单非英看了题单说：“这道题目好做嘛！”徐子元赶忙问道：“有卖的没得？”这句话，演员不

要轻易放过。在徐子元看来：“公爷有的是钱，什么东西都买得出来。”买篇文章岂不容易？等到单非英告诉他学问是买不来的，要学而知之，这才又把徐子元逼紧了。但这段戏仍然是铺垫，是“逼”字的深入。

下面接着是徐子元做文。这段戏是全剧的重点。徐子元开头闷起唱一板[甜皮一字]：

听说是要做文心如刀绞，
肚儿内没墨水怎样开交；
平日里老师们不敢管教，
逗丫头好戏耍任我逍遥。
说四书和五经只知道名号，
坐书房我犹如哎呀呀在坐监牢。

唱到此处，徐子元双手在胸前交抄，扭动肩膀，现副惨相。接着唱：

单非英，哪呀哈嘿，
与公爷把墨磨好……

在单非英磨墨时，徐子元自言自语，埋怨“一家人吃饭，叫我一个人来遭罪，未必然我好拐吗哪个？”说到这里，右脚一顿，很不安逸，牢骚满腹。单非英提醒他：“公爷，墨磨好了。”徐子元没有好气地说：“你在催命啦？”莫奈何走近书桌，唱扫腔：“看公爷用用心来把瘟遭！”

徐子元自然是个别字大王，把题目中的“曰”字认成“日”字。他认不到不说，还要不懂装懂，绷点面子，反说是在考考单非英。念题目出了洋相，背诵题目也是丑态百出。只有五个字的题目，他却要一边偷看，一边过目即忘。背了题目之后，他便抓笔做文。徐子元抓笔的动作也是很独特的，虽然一般演

来大同小异，但由于演员的体会不同，表演上也各有侧重。我的表演着重运用了娃娃丑的动作，分三个层次：（1）先是将笔一把抓起，高举过头，准备向着题单戳去，意思是说：“我把你戳烂算了，做啥子文哟！”后又一想：“不对，戳烂了咋个向老夫人交代呢？”顺势收了回来。（2）把笔横起一拿，放在口头咬，这是他的发笔；然后沾上墨，用五个手指去抹笔尖，弄得一手的墨，在胸襟上擦手，又见桌上有墨，便用衣袖去揩，字还没写出一个，已弄得一身稀脏。（3）“恼火哟！”他把笔放下，茫然地唱出：“说子曰和学而哪里去找？”于是，两肘撑在桌上，双手蒙头闷坐，神起了……

忽然，几声麻雀叫，惊动徐子元。当他看清是麻拐拐飞进书房来了的时候，赶忙起身离坐，轻步走去扑麻拐拐：双手提褶子，起腿，多则三步，少则两步；接着走占占步，用前褶子去按麻拐拐，按住后伸手去捉，不小心，雀儿飞了，两眼随着麻雀飞去的方向转动，失望地说：“呵吹！飞了！”麻雀飞了，徐子元忘记做文，他的心也飞出了书房。

徐子元按麻拐拐的这段表演，我看过的老先生的演出都是按麻拐拐。但是，有人整理《做文章》的剧本，改成徐子元去扑蝴蝶（见《传统川剧折子戏选》第二辑，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认为是不甚合理的。因为书房并非花园，蝴蝶常在花间飞舞，它不会无缘无故飞进书房，而麻雀钻进空旷高大的书房倒很常见。再一点，徐子元是十六七岁的少年，没脱娃娃气，按麻拐拐符合男娃娃的兴趣，而扑蝴蝶却是女娃娃的喜好。所以，我的演出，仍然保留传统的演法，还是让徐子元去按麻拐拐。

单非英见他的主人无心做文，从旁一再提醒。徐子元虽然

为做文一事，逼得冷汗长飙，但面对的还是一张白卷题单。怎么办呢？他想拣现成的。于是，他便拿着笔到处看，先看到“对我生财”，想抄下来；继而又看到“抬头见喜”，想抄下来；再看到“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他以为总有一样可以。但单非英告诉他一样都不行。徐子元莫得法，只好装着“头又昏眼又花老想睡觉”。谁知他一啄瞌睡，下巴碰到桌子上，碰痛了，一边用手揉下巴，一边用手打桌子出气，可是又把手打痛了。这些动作都表现他烦躁不安的情绪，又带点娃娃丑的特点，但仍然未脱离“逼”字。在受逼中的徐子元，当然逼不出文章，而是又想起了张家姐儿、李家妹儿。情之所致，不禁学起女人的身段：整头，理鬓，扯袖，扯鞋尾巴，卷簾，出门，左手叉腰走小旦步，踮过场，在中场口走蛇形步，全身屈曲作蛇蠕动状，钻三步，随之走快占占步（走这些步法，特别要注意手脚动作的协调）……这些无聊的举动，反映了徐子元无聊的生活，表现了这个宦门公子腐朽的内心状态。

虽然单非英劝他莫想这些邪门，还是要做文，但徐子元却自恃无恐：“哼！公爷一个字不写也要赴考。”这倒是一句真话。试官中书大人所以先将题单送来，原本出于老相爷的关照。单非英看出其中的隐情，又提醒徐子元：“老相爷如此关照你，若不做文，只怕有些不妙啊！”徐子元不能再绷假面子，只好亮底摊牌，“单非英，公爷现相给你说，你把公爷倒吊起，吊在那黄槐树尖尖上，三天三夜，也吊不出一滴墨水。”话说到绝处，也就为徐子元叫单非英代他做文带来了转折。以后，徐子元请单非英书桌就坐，为之磨墨，为之铺纸，直到单非英把文章做好，很自然的完成了第一段戏。

三

第二段招亲，戏从书僮再次上场禀事开始。徐子元好不容易把文章交了卷，又碰到一个新的难题：老夫人要他过江去对文招亲，这比做文更难对付。做文可以造假，招亲怎么办呢？徐子元正在垂头丧气之时，单非英走来关心地问他：“公爷，你又怎么样了？”徐子元埋怨他说：“单非英，你做的那个文章，给公爷惹了包天大祸了！”为了喊醒观众，我在念词时，中间加了几个小停顿，并配以锣鼓，使对方（单非英）便于做出反应，加强角色之间的感情交流。我是这样处理的：“单非英——你呀——你做的那个文章——给公爷惹了包天大祸了！”单非英越听越紧张，心想：莫非我那文章有什么谬误吗？便急忙问道：“惹了什么包天大祸？”徐子元说：“你家老夫人叫公爷过江对文招亲。”听了这句话，单非英觉得好笑：“招亲是喜事嘛！”徐子元又说：“人家倒是喜事。公爷么，只怕是祸事！”招亲的条件是对文，一对文徐子元就要现相，这一点单非英是知道的，觉得是个问题：“哎，做文倒可以请人帮倒做，未必这招亲也能请人帮……”单非英出于至诚，并无邪念，所以表演上要朴素感人，装不得怪，否则会有损单非英的形象。徐子元又被提醒，觉得单非英可以代他做文章，容貌也漂亮，也可以替他前去对文招亲。在徐子元看来，仆听主命，只要主人一声吩咐，仆人就应遵命而行。但他也觉得招亲非比做文，传扬出去，有损体面。所以，他先是关起门来央求单非英，单不应允，继而他就又要赖又恐吓，非如此不可。单非英被逼得莫法，只好答应了。看来，这个情节是可笑的，但却出自徐子元可笑

的性格，并且自认为“一场妙计安排好，准备今宵渡鹊桥”，所以也是可信的。至于单非英过江之后的情况如何？戏里没有交代，它留在观众的推测之中。

最后说一下，这个戏的锣鼓用的是小打，小锣、铙子用得最多。锣鼓要和演员表演配合默契，丝丝入扣，打出感情，打出戏来。如[昆曲·小开门]最后一句有一锤干大锣，既打在徐子元唱的最后一个字的节拍上，又打在书僮跳起稟事落下来那个动作上。又如书僮下去之后，徐子元埋怨老夫人那句念白中的小打：“我好不聪明的老夫人（猜猜猜）！我好不晓事的老太太！（猜猜猜）……哎哟，只怕今天要逼死人哟（猜乃乃乃，猜乃乃乃）”！这里的“猜乃乃乃”，既打在徐子元回到座位上去的动作上，又作为单非英端点心上场的锣鼓。再如单非英说要出去找个人来磨墨，徐子元阻止说：“公爷多多少少要点这个（猜扎）”。“猜扎”两响要打在“这个”两个字音和同时以手指戳脸、刮脸的两个动作上，表示他要顾点面子。这些锣鼓打好了，既可增强表演的节奏感，又有助于塑造人物，这也是川剧打击乐的功能之一。